

遣

目

錄

福林敬題



遣日錄初編第四卷

禹縣王夢林槐三著

同邑陳嘉桓肇卿編

卿編

小學

自問吾嗜考證之學不如文章義理之篤特不敢如漢宋標門者之主奴耳就吾所好者而篤之奚不可者遽加評論於素未致力之途不其惑乎讀經義述聞其當處於聖人之言如破的也尙何道理之疑也今如與歐美人相語而未通翻譯但就其語意而深思力索之以求知其用心庸不愈勞而愈遠乎固知訓詁一道爲各學最先門徑不通文章不能通各學不通訓詁不能通文章此一以貫之事也而陋者歧之而相笑之豈非大愚吾雖篤嗜文學而於訓詁致力未久故讀古書時多障礙若深訓詁則愈古愈雅將有

遣日錄 卷四

河南商務印書館承印

愛不忍釋者尙何敖牙之足累

東塾讀書記解仁字最通謂論語仁字皆以肫肫其仁之義說之無不合者是眞諦解前人未之發也

世之能文識字者無過三千年前取朱豐芑聲母千字文將與母同派之子各綴於下若能將此母子各字曉其本義與其轉注假借其於應用之字亦畧足矣

西國文字皆用諧聲唯吾國古傳六書實則仍以諧聲爲多象形最不可恃故以指事輔之陳澧以爲象形者畫成形指事者未畫其形而指點擬議者也解最切當會意則皆拚合數字而取其解若諧聲則合象形指事會意數者以成此聲母而旁添名詞之字以諧之至轉注則引伸之義假借乃諧聲

原有之作用故竊謂參透六書仍爲諧聲一法而已象形指事會意所以成聲之體轉注假借所以廣聲之用今人但知西文爲諧聲而欲改舊文以從之不知中國之諧聲固同於西文而用之妙則實較西文爲更簡易蓋天下之聲無數而西文以二十六母賅之勢不能敷也則纒纒以拈之故有中文一二字而西文則蜿蜒一大段以張之此之繁簡不卜可知西文諧聲每拈輒變而中國聲母之字不過千數熟此千數字而引而伸之不可勝用已漢書藝文志所列小學率是訓詁近來里儒不知訓詁遂無以開小學之門戶夫人不識字豈復可以語學必欲如王段諸老之解釋此自另爲文字專門之學未可以概之小學小學之用但秉經用之字約二千字編句引義先授之鑰則小學之門不難入矣

數日來時翻閱皋爾雅義疏嘆其博通足與高郵王氏之廣雅疏證並馳古來叢話之作多矣有詩話詞話賦話四六叢話降而制藝亦有叢話獨未見有以訓詁標名叢話者亦以訓詁詞繁不勝收也然爲此者不過移向來訓詁簡樸淡味加以活潑令人不煩耳非可以掛漏病之也偶蒙此念不知能否爲之姑誌之以備思路之發動

王伯仲先生之於經義可謂通透無碍矣如其教以讀書如親聖人之馨歎矣後世不求識字而但尋講義如北人與南人相對而語絕未領畧出其爲何字何句即擻眉而探其心事豈有當哉如聽其言之清白則其言之理義有不煩言而喻者矣故訓詁一層工夫爲爲學第一要義此層打開則以下皆破竹之勢矣

顧亭林志欲反音於古亦一大蔽也就令能之何貴乎

人譏漢學爲買櫝還珠豈不信乎然如高郵王氏能立公例以信後世亦治經者不可不開之一境外此則無爲之作矣吾於訓詁一道但取信例不求博徵所手習者王氏五種及郝氏爾雅朱豐芑說文通訓定聲俞氏諸子平議數者而已果會其通則字雖數萬只此三數例而定其他則故爲穿鑿以早博耳不足貴也吾鄉武氏虛谷爲治金石者所稱述尙未見其書頃有友人拓印寄賣予留一部大要皆校勘之事於義理無與留之以志先正志事非以此爲學也

吾每論中國三代下文字尙爲進化獨人不識耳物質之用大半仍古自太古至唐虞爲物化成期非真成也自唐虞至戰國之末爲治化成期物化凡一成

而不變治化則不變之中有不覺其變而變者故古者物制書多後世人事書多爾雅山海經率物制居多三通之類則人事居多此意曾文正家訓曾及之今日洋化日蒸物化治化並盛非從前名目所能尸者創制顯庸所有望於知時之君子也

余每言中國文字雖難苟通其例舉一反三有可立曉者不必另製揅音字也拚音之字吾近年力主之近加研究知有大碍非碍於北方碍於南方也王氏所定官話字母以吾北方學之三日可行而南方或未能也拚音之便爲言文一致耳今吾言不一致以其言爲之文豈能南北通行乎今小說中頗有用蘇白者吾讀之絕不曉其作何解賴有官話對語證始能明耳今一味爲方言不千里而滯耳然必曰先爲言語統一夫言語之難統一也甚矣

以中國地方遼闊所以能行政教以漢文通行耳若言語之不同則如數國然吾聞陝西與廣東人語中有日本人爲之譯吾前年在日本東京所住旅館主人爲廣東人與之語吾豫省土語彼一無知必用日本語通之然後可行然則學廣東語與學日本語之難殆相等也夫南北之不同音與古今之不同音一橫一豎自然之勢也古語之必待解以今語與南語之必待解以北語等耳今幸漢字相習尙能合一若別製新字以方言互相爲解吾恐其難必有更什佰於以今語解古語者近來新學一起而舊學幾乎掃地所幸者文字未易耳今文字一易以今日新潮之發達其棄舊也決矣舊棄而新不成爾時爲教爲政必復有悔於建議之不早者矣吾中國文字之便果通其例可不一年而有用者予研究於此且幸生小學昌明之後得有所取資

會通其意著一書先試之家里果其有效且以問世

世多有俗語不錯而讀書則錯者實則一字數聲一義數字皆以方言歧耳虹吾土人讀如紅而口說虹則曰扛虹扛皆從工東江韻通也何不直讀虹如扛乎肉俗語如柔齏文言如肉音而山東說齏字音如柔字則何不直讀肉如柔音乎

儒音吾鄉讀如奴莪切而講其義如輾然東坡除夜病中贈段屯田所押儒字與緩貫炭館叶是儒亦直可讀輾也今人只知儒輾同義而不知儒輾同音故必通方言假借則於字之音義思過半矣

文字有記載誥誡之不同而雅俗分焉記載必雅誥誡必俗古之俗者今乃不解矣古之雅者今所共知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也唐虞古於三代而

典謨易曉誓誥難曉正坐在此殷盤周誥誥屈聳牙豈古人故以是炫異哉又六經皆三代之作而除尙書誥誓外他書則萬古如新其故豈不可見又誥誓不獨載當時之方言又雜以漢師伏生之方言其年已老又以口授保無聽聞不真述詞解詞並揉之弊今人但言今文之真而不知其真處在此其不盡真處亦在此太史公幼學古文今史記引尙書與今文多不同者史公豈好改經哉禹厥貢厥賦厥田厥土並用其字其字通用詞厥字時習詞也

詩多用肆字與故同義余謂肆斯假借耳肆本肆之諧聲其義原與肆同語詞也後人用作放肆則肆聲而長義至用爲數目字則假借之尤者矣

吾國古書文詞絕無隱語皆明白直截故漢學家以通訓詁爲旨國文之實

字多名詞而虛字有代名詞如之斯其此之類是也代名詞之用必上文已有名詞而後用代名詞以省繁如孟子由堯舜至於湯則堯舜即名詞下文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所有之字皆指堯舜推之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皆是此義後人不諳書指而道統二字橫於胸中遂將所有見之聞之各之字都作道字解是不達國文用代名詞之理也又文詞通例凡字句之間必有主詞有其主詞然後或內動或外動十世章之禮字是一章主詞因之損之益之都不外此今明明有其主詞而於內動外動又舍之他求不但於義不通亦且於文不合

按甄克思社會通詮所定進化之序由宗法宗教軍國以次而及萬國莫能外也而我中國入宗教最早且久實成爲唯一無二之國粹明夷待訪錄原

君驚終之以君臣父子爲道不同前年與蔣煥庭觀察論中國粹煥庭言中國國粹唯孝爲重前在日本見有夫婦度日和樂富厚而其父老貧幾無以存活其夫婦雖亦時有補救要不甚關心也若中國則少知名義必不致此煥庭他言都不省記惟此言實中肯綮吾國漢世皇帝以孝爲謚當時去古未遠大義未湮朝廷重之以示天下北魏孝文本屬北族而即位以來力追華風其事親既周以篤故謚爲孝文良非諛也吾前言中國最重之道曰仁而仁之本曰孝近人有以訓詁徵史事者吾於此亦有所證夫子手定六經而其言曰行在孝經孝之爲中國大道也蓋較一切名義都從其朔原社會之有宗教已在宗法之後中國宗教不尙迷信實緣宗法而光大之夏氏最講宗教而力坐孔子爲教宗謂孔子亦不外迷信此則夏氏嗜西義之過

而自爲迷信者也孔子之學之教不止一端而大端在一仁字仁之本出於孝夫有所受之也此可以文字訓詁見也學字原借孝字而成教字亦借孝字而成學與孝原止一字而略有增減耳學字原寫爲季與孝字同畫其上四畫變去爲交不過偶從其便非有別義後加以耳耳原寫爲口尙朦也亦象形意中加季字則爲覺悟原訓季效也尙書大傳學效也二字同義以聲音求之效之音同於孝學之音方言各異今直隸方言仍有念學音同孝者可即古音以存古義與孝季同今字畫少  
移做耳季與學同即季與孝同而學字或加文爲斆或加文減耳爲教斆教一字兩寫皆本孝字爲義而斆字之音吾鄉讀與孝同教字之音亦相近似高郵王氏早發明凡音或相同或近似皆可假借爲用是斆教之音仍不離孝其字畫有加凡以見義耳斆與教同即仍

與學同廣雅釋詁學教也教同學今義各別而古義相蒙此天演由渾之訓

之公例也教學二字可以通亦如授受二字可以通今受與授二義也而古書不分士昏禮摶受玉玉篇曰授亦作受此又六書轉注之用矣統而稽之知吾國孝之字義爲最古自後有學仍之有教仍之至於擴充既久而孝之義有不止於事親者凡有美德皆可名之曰孝如追孝於前文人如聿追來孝等孝字義是也王伯申經義通說已詳著之然則今而言學言教其必自孝始也乎

朱豐芑先生以白字爲聲母而以孝字諧之間有未安故以孝爲聲母並爲義母世有深聲音訓詁之道者將以質之吾久欲將小學之義立爲公例俾童子識字舉一反三匆勿不暇此間固未能也

凡禮之初始諸飲食由茹生進爲火化其時禮尙未備禮別上下定民志有欲無主乃亂遂古無君臣之名而不無服從之義今稱夷長曰酋長酋從酉起義酉者酒也初本一酉字後以酒爲水類故加水旁以識之此亦天演由渾之訓之例也酉爲酒之象形字酒乃水類形不能象則象其盛酒之器上一橫平以象其蓋中大下小以象其量今初學教科書於衣服器皿之類多畫形以象之別如鹽米之類則不能象形皆畫盛用之器而題字其上曰鹽曰米蓋猶此意也曾文正於酉酒字義尙未悉其源流朱豐芑爲說文通訓定聲於酉即酒字象形已著酒之爲禮無間於古今無間於朝野古時無酒而後爲人情所嗜凡行賞會飲以一人主其事如陳平宰肉然酋者即主祭之人其主酒之人即主事之人其事起於酉故酋字從酉諧聲今凡爲人所景仰



者猶動以推爲祭酒目之蓋沿古義尙爲一羣之尊故尊字又從酉字起義尊字有二義一曰酒尊字原於酉仍酒器也一曰尊貴字原於酋從主酒也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之比於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而自古聖人以人並天地命曰三才蓋優勝劣敗人固萬物之靈不可誣也生物之初人與禽獸混處後乃人以禽獸爲食去其爲人害者而留其爲人用者故甄克思社會通詮謂古者有馴擾禽獸時代而吾古書亦有豢龍擾龍之號物之良暴蓋亦稟於天賦能者辨之豺狼虎豹之類避而遠之牛羊馬家雞鴨之類初亦野處後乃畜之於家馴獸之始最良者莫如羊故凡於嘉德字從爲羊如美善義羣等字義是也祥字本借羊字爲用凡古銘之流多以吉祥爲吉羊者此不但可考諧聲之字義而於開化進化之源流亦足徵

焉

自高郵王氏發明句例同聲假借之例而古書可讀矣國語鄭語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備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謹案此數句皆挨次用數名絕不凌亂似和五味句宜在剛四支下又自十百以下皆以十承人皆知百千萬億兆之爲數名而不知經姦亦爲數名韋氏注經常也姦備也失之今世舉數名百千萬億兆京垓今自出千品以下句法相同法斷無數句皆言數而二句別解者此句例之可徵也謹案經姦即京垓也十兆曰京十京曰垓京經同聲垓姦同聲皆得假借爲例韋氏不明古人同聲假借之例故別生枝節致使句法同而義例乖焉下文故

王者居九疔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疔乃姦字之假行姦極章氏注數極於  
姦也九疔章氏注九州之極數是亦知姦姦一字也唯解姦爲極數經爲常  
則所云食兆民者終是渾語不知其果爲何數也非先王定制之道也徵之  
楚語自顯然矣楚語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  
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疔數以奉  
之此數句亦連舉數名句例同前其於百千萬億兆下仍用經疔益可徵經  
疔之爲數名矣下又曰天子之田九疔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則  
明將食兆民與食萬官之數分別對舉十兆曰經十經曰疔若照舊注九爲  
九州則是以疔食兆民以經食萬官即以十經之數食兆民以十兆之數食  
萬官也否則九疔即九十經以食兆民經以食萬官則食民之數與食官之  
數之比例即九十與一之比例也又官之數萬民之數兆以十萬曰億十億  
曰兆則民數與官數之比即百與一之比例也總之經疔即京姦大數名也  
自章氏不知句例不知大數京姦名不知同聲假借經疔之例而義不可通  
矣且賴有楚語以徵鄭語否則鄭語白文之誤奪終不可證今既以楚語爲  
正則食兆民者以疔計食萬官者以經計確有可算鄭語則白文已經誤奪  
其曰王者居九疔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是於數則混經與疔於所食則舉  
民漏官總成一虛空舛錯之賬矣

姦疔原一字先作姦後作疔因舉九疔之出以田數故又作疔矣但二句相  
屬亦古無此字法章氏於行姦極注姦備也數極於姦也此句白文並無九  
疔云云而即預注曰王收其常入舉九疔之數是已占下文九疔之注之地

步矣於故王者舉九疔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注九疔九州之極數是於疔字仍以孩字之注注之矣總緣不明經疔爲京孩數名之同聲假借字亦未辨孩嫁之爲一字而誤分二字既於白文誤分二字又於注混爲一字此亦句例之誤也或白文但作孩字而後人因下論田遂又作孩注家又毫不加察致此舛錯

今之舉大數名寫作孩實則孩也孩也疔也皆諧聲字以亥爲聲母而別加偏旁以顯義然諧聲字雖有訓義但係同聲仍可假借韋氏國語鄭語行孩極引鄭後司農云孩備也數極於孩也萬萬兆曰孩是亦以孩爲數矣然味其上下注文是又以孩爲極數而不知其爲數之名且注收經入但曰經常也絕不言其爲數則於孩之義固未悉也或鄭後司農知之而韋氏不知

故率引萬萬兆曰孩之句歟吳語句踐請監一介嫡女執箕箒以孩姓於王宮韋氏注孩備也孩與孩亦同聲即可同訓爲備但既係同聲假借自不得確執一字一義矣總緣韋氏但知孩孩同有備字之訓而未悉孩之本義爲數名故注字義亦是而注句義則非也

后稷封邰而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豳邰同聲假借也公劉處豳而孟子對滕文公昔者太王居邠邠同聲假借也

史記刺客列傳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慶荆者衛齊之方言微異然聲相近即可假借亦如荀卿又作孫卿皆聲同假借當時尙無割意也故聲同聲近皆可假借至史記漢書此例尙在

聲同聲近皆可假借者蓋聲近即可同也無論鄰郡之方言此爲聲同彼爲微異即一村之中一家之中口齒亦判清濁凡口齒伶俐者其出音多口齒不伶俐者其出音少故伶俐之口齒其讀兩聲相近之字尙能分別不伶俐之口齒其讀兩聲相近之字即必混同矣此聲同聲近之字所由皆可假借也

近閱小說廿年目覩怪現狀載有一段可以悟聽方言之法因筆之如下端甫道其實廣東話我句句都懂只是說不上來像你更好不拘那裏話都能說我道學兩句話還不容易麼我是憑着一卷詩韻學說話倒可以有舉一反三的效驗端甫道奇極了學說話怎麼用起詩韻來我道並不奇怪各省的方言雖然不同然而讀到有韻之文却總不能脫韻的比如上海的口音

把歌舞的歌字讀成孤音凡五歌韻裏的字都可以類推起來搓便讀成粗音磨字一定讀成模音的來所以我學說話只要得了一個字音便這一韻的音都可以貫通起來學着似乎比別人快點端甫道這個可謂神乎其用了不知廣東話又是怎樣我道上海音是五歌韻換了六魚七虞廣東音却是六魚七虞混了四豪他都刀兩個字是同音的這就可以類推了端甫道那麼到妒也同音了我道自然端甫道道如何我道也同音端甫喜道我可得了這求音的捷徑了以上均小說又聽友人說一笑話是山西人與人爭嘴被人打辱人或問之則曰爲了喪三撞申牆錢坑撐赤打了一必昂當那必昂當上有養眼就其方言求是將一先韻都變成七陽韻又將四支韻變成八庚赤念矣求方言之術此果其一法也

右求方音以詩韻求之固是妙訣實則仍不外一雙聲耳雙聲者兩音同一聲母也如串念撞串是初暗合音撞是初昂合音同一初字發聲又如赤念揅揅是赤翁合音揅音發聲於赤則赤自可念揅故曰識雙聲疊韻而音韻之道畢矣

凡會意字皆兩形相合以彰其義然或有本義爲假借義所奪而反疑本義爲假借者如須頁者象形首也三者象形毛也首與毛合其爲須髮之須義本明甚而後人假借爲必須之須而又加髟爲鬚適爲贅旒是本義奪於假借義矣如莫藏日於廿大中著其日沒而後人假借爲莫非之莫而又於莫下加日爲暮亦爲贅旒亦本義奪於假借義矣又如朋本象鳥鬪飛執而後人假借爲朋友之朋而又朋外加鳥亦爲贅旒亦本義奪於假借義矣此類

甚多舉一可以隅反

匱字一與虧同聲假作虧義一與賄同聲假作賄義貨殖傳虞不出則財匱少或疑與少連當作虧義非也上文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上二句句法相同下二句句法相同句法同則字義亦有其例財匱少與三寶絕同句法三寶二字連則財匱二字亦連絕字少字相對下句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亦以財匱與山澤相對少字與不辟字相對故假借明句例明則古書可讀矣

武虛谷授堂文集有原字一篇攷見稱字之禮無問尊卑老幼唯尙未及媳之於翁婿之於岳父按世說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不似公休婦云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公休諸葛誕字

彥雲王凌字廣之父也是媼亦可字翁塔亦可字岳父矣

攷文字可以知進化之階五倫爲我國天經地義實則五倫之名義皆人事之後起者已在有文字以後試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字皆非本義耑製可知暇將証之姑識於此

字畫由繁而趨簡至於草字極矣但以楷論中國之字絕無圓者以寫圓不如寫方之易也字畫不外點勾撇直四執但就一執論之一字之畫平點不過四心側點不過三？？鈞不過二？？斜撇不過三？直撇不過一？橫直豎不過四？三嗚呼巧矣

訓之詰學逐一求之皓首不盡苟通其義數著可了總之不外六書某者爲象形某者爲指事某者爲會意某者爲諧聲某者爲轉注某者爲假借認六

書不外形聲義三字象形形也指事亦形也會意義也亦形也三形之分象形之形呆形也指事之形活形也以上二形皆以形成字也會意者合二形以成義也諧聲者一形一聲也凡有一形即有一聲聲因形成也形爲牛即聲爲牛形爲馬即聲爲馬也象形指事皆形皆獨體字所認辨者象形之形呆如山水日月確有可見也指事之形活如上下左右隨在而示也會意諧聲皆合兩字爲一字亦間有合二字以上者其辨在兩字合之成義者即會意也兩字合之不成義者即諧聲也其一旁爲形一旁爲聲也一形一聲相濟而義顯矣至轉注假借則存乎用字者而非製字故不論獨體合體字皆可轉注假借也其認辨者轉注以義假借以聲也然字至如今所爲供人用用之古雅者率出於轉注假借二塗使但用本義轉病其淺矣文貴古雅但取今所易知

則不古但取俗所共用則不雅一言以蔽之曰貴異不貴同衆如是我亦如是是同也欲其不同非古雅不可何以古雅於字之本義不用而用其轉注用其假借斯古雅矣

俱經

形聲義三者不離字形久變馬者已非馬之形牛者已非牛之形日者已非日之形月者已非月之形至於聲之變古已復如是故至今論字但責義之偏耳然形雖非古而大小篆尙存其似聲雖非古而不係之雙聲即係之疊韻亦仍有可尋也且有總訣字之獨體者皆形也六書之象形指事也其形也即其聲也即其義也其形似馬其聲亦名之曰馬其義即解之曰馬也餘可類推故象形指事之字形聲絕不離也會意兩形也兩形相合而義見焉不能執其一形以爲聲也則聲從義名如日月相合有明之義子女相合有

好之義不能再讀曰日月也其義爲明其聲亦曰明也不能再讀曰子女也其義爲好其聲亦曰好也作字時代先後有次先以象形皆有定之形也不足則以指事濟之指事者無定形也如畫一平爲界其上有見則爲上其下有見則爲下上下者隨地而見無可繙繪其形也故別之曰指事不曰象形也然既有可摹擬亦皆形也雖然天下可以形見者有限也故以會意濟之雖別之曰會意亦非另爲造作也取兩形之相合以標其意天下無兩形合成一形之活物無其物故亦無其名此其字非象現成之物但表人心中所可論斷之意故曰會意也然其意從兩形而會是仍責之於聲也字自會意以往皆形也所異者象形指事者一形會意者兩形也雖然古之時取之天然物多後世取之人爲事多人爲之事不可以形見者多也於是諸

聲之法焉諧聲者與會意皆以合體爲字所異者會意之合體皆取其形諧聲之合體則一取其形一取其聲焉故諧聲又曰形聲也合體字之會意者少而形聲最多字至形聲不獨其用便而且其意割也形聲之形不獨以一形爲偏傍亦可以兩形爲偏傍即不獨以象形指事字爲偏傍即會意字亦可爲偏傍也古之時有形即有聲其不可以形見者但取於聲凡聲同者皆可同用未免於混也有形聲之字而不混矣如同字爲聲然天下可以同爲聲者不止一端木類之中有桐焉金類之中有銅焉山類之中有峒焉使以聲之同爲用而不加木之形金之形山之形則何以辨其同之音爲木之桐金之銅山之峒乎抑或形爲用而木之類不一桐之外松柏等無數也金之類不一銅之外銀鐵等無數也山之類不一峒之外崑崙等無數也

今同之聲加以木之形若曰是名曰同乃爲木之桐而非金之銅山之峒也抑木之形其名曰同若曰是木也乃爲桐而非松之木柏之木也推之同之聲加以金之形山之形若曰是名曰同乃爲金之銅山之峒而非木之桐也抑金之形山之形其名曰同若曰是金也乃爲銅而非銀鐵也是山也乃爲峒而非崑崙也故洞乎形聲之所以相濟則知其義之確而用之切矣

自形聲以往皆作字之法然非有轉注假借之法則有一字只有一意乃不足於用故轉注之法出轉注者緣其本義而轉相附合以至於與本義絕不相干然其中皆有變遷之故而非無理強捏也如牧童與君王不相干也而牧童夢爲君王者因牛而及馬因馬而及車因車而及蓋因車蓋而及貴人因貴人而及君王自其所夢者言之不類也自其夢之從來言之乃確有自



爲也如爲字之本義母猴因猴之好動故訓爲動作因動作而轉爲造作因造作而轉爲膺承此其一端也至於用之或並本義忘而以轉注爲用矣至於假借乃古法也而後來人事日起名義日紛使必踵事增多亦病其窮有假借之古法可循則不但可以讀古書亦可以便今事如佛禪皆後來之事也而不再爲造字假借者但取同聲不必同形皆可假借也如佛禪等義來自外國古無其事何有其字然無其字而有其聲既有同聲即可假用且以進化之例言之不但古事少於今亦古聲少於今比如小兒初學語於聲之相似者率混於一及其長也而相似之聲乃爲分別故假借之法於今或疑者無可疑也疑其聲之相似而非同聲不知今之聲似即古之同聲也又或疑其聲並不似不知今之不似者以聲之轉而古未轉也其聲之似者疊韻也其聲之轉者雙聲也疊韻雙聲本皆同聲也例如有友二字同聲人皆知之友愛也有亦有愛之義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有愛也左傳何有於二毛下文愛其二毛有亦愛也此高郵王氏所徵明也堂皇同訓堂皇疊韻閒暇同訓閒暇雙聲知疊韻雙聲之皆可假借而義無窮矣雖然古意由渾而之訓亦必經古之已用爲假借而我循用之則可使古無用爲假借者而我互用之則爲差訛矣古字少非假借不可今字義已備使非古無可用之字義不可自我作古致人混疑也且假借之義至近世始明故古籍可明不然古籍之假借者不知其爲假借而以其專義求之則古書之不能讀也語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者字義之定於古者也定斯訓矣尙書中多雜當時方言至今雖古而義不可曉不曉其義雖行之遠如不遠也以其用之字

多雜當時俗義而非經古例用者也今假借之經古用慣者亦等割義自可  
循用若重新雜用是欲由割而反渾不惟不可亦並不

行  
艸之省爲廿今草字廿又加早非古也於莫字加日同

之字之用爲句末者皆代名詞凡代名字皆有所代之字率見於上文亦或  
有見於下文者學而時習之之字指學也此名詞之見於上文者也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之字指民此名詞之見於下文者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之字指政即指爲政者下文民無信不  
立亦民不信其政責在爲政者也信字外動詞也今解爲民之不自存信責  
在民其信亦變爲內動詞矣此未曉吾國字法之過也

一字數義者本義而外轉注假借爲之也一字數聲者本音而外疊韻雙聲

爲之也

今爲晉似古直一音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曰婁者乃劉也過柏人者曰柏  
人者迫于人也自今日吾鄉讀之婁劉有分柏迫有分當時則一音也故以  
相假如于禁爲魚是皆以同音故不然義既無涉音復不合豈能亂捏以徵  
其意哉又如揚雄或作楊雄人知其爲同音而假孫卿或作荀卿亦以其爲  
同音而假也唯吾鄉方言揚楊同音孫荀但似耳至陳田則以雙聲而變不  
知者則以爲改陳爲田也總因古音少今音多故古只一聲今爲雙聲或爲  
疊韻亦天演進化之公例也

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官名也由常儀訛爲嫦娥由嫦娥又訛爲蟾  
蜍識者可以識聲變矣然不外雙聲疊韻此則雙聲也

凡諧聲字只從聲母讀此定例也或有方言偶異者不足以難公例也或問海字從每字聲吾鄉方言每海大不類今以蘇詩徵之可無疑也蘇和陶止酒有曰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探幽姿小芙蓉香色獨未改欲爲中州信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蕊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矣那容誨謹案誨亦從每聲而吾鄉方言讀誨聲正與每諧今蘇詩誨海同押可知其爲本同聲也又和讀山海經有曰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乃近在尸解竟不傳化去與餘悔丹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謹按悔亦從每聲吾鄉方言讀悔正合每聲並足徵海從每聲之非異也

大凡一聲之轉不外雙聲疊韻疊韻易知間有以雙聲讀之而亦不合者蓋雙聲之合本聲亦有直接間接之別海之合于每聲卽間接也以吾鄉方言

徵之每之聲同默而默之聲母黑爲是黑默不分也今每與海爲雙聲其中間以黑蓋黑默既同聲每可同默卽可同黑默音與海音之雙聲爲間接黑音與海音之雙聲卽直接也今吾鄉赫連姓俗皆呼爲黑推赫上與海上同聲赫可變爲黑卽海可變爲黑海可變爲黑卽可變爲默默每同聲亦卽海可變爲每也又以拚音合之黑爲郝危合音海爲郝厄合音黑郝之發母故爲直接之聲雙也總之欲知海從每聲之非異常知默從黑聲之非異吾鄉讀每如默卽可讀每如黑使讀每爲黑則爲海之雙聲顯然矣

又按每從母聲以吾鄉方言讀每爲母危合音亦雙聲也而每字加木旁與某字加木旁同字亦同音而吾鄉方言讀某與母同音讀每與某不同音而讀某加木之楛與每加木之梅爲同字且爲同音卽可知某與每本同音某

與母同音即母與每本同音矣總之凡諧聲字只認聲母讀之斷不得議其誤矣疑其誤者乃自不通聲韻之本原耳

我國文字括以六書莫能外也然六書乃隨演而進六書完而文化以極此非必作者之爲聖也乃人心之靈之自然也果其作字自然開合說文九千餘字字典乃至五萬然課以六書之法無不合也即外國之學舉吾國所未嘗有者以六書爲之用無不敷也昔者佛書之入中國其字不事再作一以假借行之如佛如禪古有其字今借其音是已其有作者如菩與薩則諧聲也今日西學新來另製新字非必究心於六書之例也然如錡鉞鈔等字則六書中之諧聲也他如鉞字則六書中之會意也以斯知我國六書文字之用妙亦天然公例之不可逃也明於斯義則舉外國之學理無不可譯西國

以聲爲主我國文字之聲已備則無不可假借亦無不可諧聲會意作之也莊子湯之問棘也是已案列子湯問篇湯問夏革革即棘也革有棘音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革讀若急音同棘故革急得相假借如莊子之庚桑楚即亢倉子庚桑與亢倉以雙聲疊韻假借相用

繆繆二字互用如秦穆公一作秦繆公繆繆雙聲字或讀繆音或讀繆音可証繆繆之通轉也

龐煖即馮煖龐馮亦雙聲孟子逢蒙學射於羿逢諧聲字以丰字爲聲母逢字吾鄉方言讀馮唯讀孟子逢蒙學射於羿句將逢讀作龐音此自雙聲通用之公例也吾鄉學者不知此例泥於逢只馮音今變作龐音必非逢字乃寫丰爲丰此所謂不知妄作者矣

馮煖龐煖爲一人見湘綺樓文集題鵝冠子曰鵝冠子楚人漢志註云耳其書頗見燕趙有卓襄王武靈王兩君相距八十一年或遂改武靈所問爲龐煖龐煖者悼襄二年將破燕軍殺劇辛者也司馬貞以爲卽馮煖

詩之鴟鴞莊子之鴟鴞一也鴟希禿切鴟希甌切卽一音之轉

文字雅俗之分方言之異皆由一聲之轉如呼父者或曰爹或曰爸或曰耶呼母或曰媽實則爹爸耶之音仍從父音變來其間或疊韻或雙聲或雙聲間以疊韻父之雙聲爲伐伐之疊韻爲牙牙之雙聲爲耶古者耶本作邪邪從牙聲牙之疊韻又爲爸爸之疊韻爲牙低之雙聲爲爹故俗之變雅不外

雙聲疊韻疊韻易知雙聲亦易知其以疊韻雙聲求之不得者其雙聲之中必又間以疊韻也若母之於媽則直一雙聲可得矣媽者母下切媽又轉爲

娘媽與娘爲雙聲直以雙聲求之不得者其中間以疊韻之芒芒之疊韻卽娘媽者木下切芒者木昂切芒娘音相近易混

俞曲園禮記鄭讀攷主人既祖填池注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按填之與奠聲固相近池之與徹則遠矣鄭君此注似有疑義琴林謹按鄭不誤俞尙未達也徹池聲同奢侈奢修同義者雙聲字也雙聲者與重字同琴林前有專說茲不暇及池聲正齒音開口讀卽成徹矣池聲獨音徹聲池業合音也池爲徹之發聲故得通又案凡鄭所云聲之誤者原非誤也皆聲之可通者耳大抵不出雙聲疊韻與同聲雙聲疊韻本卽同聲字另有說

俞氏禮記異文箋一人貪戾注或爲吝按玉篇戾力計切吝力進切戾與力雙聲吝與力亦雙聲故吝得轉戾戾者吝之假字鄭訓利非也琴林謹案聲

同聲近得相假借凡同聲者無論矣聲近即疊韻也至雙聲則不知其本本爲同聲者實雙聲疊韻亦隨方言而異非有一定也俞氏言戾與力雙聲吝與力亦雙聲以我禹方言讀之則吝與力雙聲戾與力直同聲矣至戾與吝乃雙聲也總之不得其假借也

凡諧聲字皆兩字相合一形一聲認取其爲諧聲字直從聲母之聲可也今如梅讀每聲榴讀留聲者無論矣如讀讀爰聲查讀官聲人或疑之而不知其爲疊韻者仍由一聲少變也至如說之讀兌綏之讀妥人必以爲誤矣而不知仍不誤也其誤者古文方言變遷誤爲之也然其不誤者自在也禮記大夫則綏之鄭注綏讀曰妥禮記兌命曰鄭注曰兌當爲說而尙書說命釋文曰說本又作兌音說兌說仍一聲也今但知兌卦之解爲說而不解其以

聲爲解也此正如仁者人也春之爲言蠢也之類皆諧聲字或取聲母以解諧聲字或取諧聲字以解聲母字仍一以聲爲主而已

仁爲諧聲字人爲聲母兌春爲聲母說蠢爲諧聲字儉可類推

必數字一義者多本一聲此假借也否則爲轉注然非明雙聲則有本係一聲而認爲異聲者如滅沒一義實即一聲注着一義實亦即一聲雙聲之於疊韻亦各隨方言而異有此方爲雙聲而彼方爲疊韻者如滅沒二字以吾鄉方言讀之滅爲沒也切滅沒係雙聲而東坡詩與字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等所押沒者多係與滅字聲叶則又疊韻矣總之雙聲也疊韻也即同音也其或變者由方言輾轉而歧耳爾雅中凡釋詁有一義而連數十字者總不外同聲假借及一字轉注耳

中國文字之用甚久率習而不察爾雅訓詁不言其所以六書之名義且久

不辨何論其他至於雙聲疊韻之解出自後人六書雖古仍多混茫經傳之中已久言文字之解而亦多誤如中庸仁者人也仁爲人之諧聲以句例律之則義宜亦當如是而義宜則爲假借而非諧聲蓋諧聲者一形一聲凡諧聲字必有聲母再加一形爲偏旁即得之假借之字但取同音不必其用聲母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句例既同則用字亦同仁從人來則義亦從我來董子曰義者我也而吾鄉方言義我之音不同而古音則無不同詩菁菁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是也又義誼爲通用字論語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漢書地理志引此二句義作誼其證也自非義者我也亦或爲誼者宜也可義誼之相通其証不一不再引又孟子流連荒亡之解亦不的確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既

分流上流下皆曰流又何從分別流連乎至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夫從獸樂酒同一縱欲亦何苦分別之曰荒亡乎不知流連二音乃係雙聲荒亡二音乃是疊韻雙聲疊韻與一字疊用同皆作形容詞則流連荒亡亦形容其無度耳不必有所分別也又荒爲亡之諧聲亡爲字母而加荒耳古初止一亡字其用亦只取同音後漸加荒爲荒而荒亡二字之義亦漸有分矣然既用爲疊韻則仍疊字之用法二字乃一義也

古時用字無盡義但係同聲皆可假借如蕭索與蕭瑟皆形容詞索與瑟同聲也蟋蟀與蟋蟀同一虫名率與帥同聲也後人增虫旁以見義而所取聲不拘一字凡聲同者皆可增旁見義也踟躕躑躅時屨皆此術也至紛同義者皆以分爲聲以土系爲義猿猴萍蒹皆此類也不可枚舉觸通可也

昔字古與夕同義亦以同聲也亦與昨同聲同義至今多忽之昔字聲母也乍字亦聲母昔增尸爲厝乍增日爲昨昨厝同聲也吾馮韻厝昨音相近而微不同此外增手爲搯增金爲錯乍增人爲作增木爲柞皆聲相近相近即相同也但方言微有清混耳

間字聲母而或增水爲澗或增石爲礪其義爲山谷二字並同者以山谷或有石亦或有水也奚字聲母而或增水爲溪或增谷爲谿其義亦同者以溪中必爲谷谷中必徑水也此類亦可觸推不勝枚舉

余証出六書假借不但同聲假借即雙聲疊韻無不可假借凡同一聲母之諧聲字無不可假借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魑結字注讀爲椎髻魑椎雙聲同一佳聲母結髻雙聲同一吉聲母也莊子庚桑楚即亢倉子庚亢雙聲可以

假借桑倉疊韻可以假借也

莊子大宗師篇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犯淮南子作範犯範同聲相假今率以範字爲本解範人即模人也形似人耳然範人之形殊不若犯人之形之語妙犯者干也干者涉也言雖不得人但一涉乎人之形即可喜也較範人之形爲更諧隹是在領畧者耳

莊子德充符篇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注賓賓恭貌非也古賓頻聲近相假借賓賓卽頻頻也曲園先生諸子評議已正之賓頻既相通故濱瀕亦相通漢書地理志魯地瀕洙泗之水瀕者濱也文義倒裝瀕洙泗之水洙泗之水濱也此類不勝枚舉

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



乎前寓言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云云二事似乎相承南郭東郭似只一人東南偶岐耳又子綦曰偃不亦善乎偃者子游名似即孔門子游此姓曰顏成彼姓曰言古者字無定義只取同音相假顏假爲言如孫卿之作荀卿是也此通音訓假借者自能明之又寓言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云云老萊子疑卽老子與孔子適周問老子云云其言相類也

莊子天道篇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云云謹案斲輪二字當在臣也二字之上臣斲輪也以臣之事觀之云云則義自明矣

莊子天運篇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注廣雅曰揮振也按曳卽洩之諧聲假用卽中庸振河海而不洩之義林布皆借用字蓋形容詞古人文法不外

實字虛用虛字實用文字之所以古雅者不外此法

韓文曹成王碑其字法學司馬難蜀父老其曹誅伍卑四字注曰卑償也又作曹誅五界謹案二字皆有訛誤此四字之解猶云必罰信賞耳其所以訛誤者各本互奪耳應作曹誅伍界曹與伍對誅與界對其作卑者卽界之訛卑界形聲俱近故訛界與也卽賞也若卑則別無賞意

曲園先生小學之聖於讀古書之義蘊可謂精闢無遺而於諧聲一說尙有未瑩石台仙館筆記以船艙古止作倉今作倉者俗字也引唐人詩隔簾微月入半倉爲徵不知若以此等爲俗字則俗字多矣古只論聲同聲皆可假借後人嫌其渾始於聲外就所指某物加某物偏旁以顯之此謂諧聲也諧聲者形聲也一形一聲也古者爰居鳥也而止作爰居後人引其故事乃別

加鳥作鷓鴣倉庚鳥也古止作倉庚後人引其故事乃別加鳥作鷓鴣春令鳥也古止作春令後人引其故事乃別加鳥作鷓鴣鵬鳥也而史記賈誼傳服賦止作服後人錄其賦乃別加鳥作鵬此類不可枚舉今人譯西書有金類非金類之別往往古無其字用其音如金旁實則古人作字亦不過如此造字之初亦無他謬巧形耳形立而命之聲只此形聲二者展轉增減而字不可勝用矣而漫謂字字皆聖人所作豈其然乎即聖人所作亦不過引其緒耳其不敷用處後人自然增改之不過隨時用隨時作有莫得其某字作自某人者說文尙有不足信處以其拘牽穿鑿也後人乃執說文以議衆字豈通識哉曲園第一樓叢書所謂假借乃與諧聲相混余久欲政之囑恩未遑也又右台仙館筆記衣袿鮮明白注四字本後漢書皇后記釋名

婦人上服曰袿今俗呼婦人上服曰袿乃俗字也故借用此語不知袿字乃聲母卦者以下乃於圭加卜以見義形聲字圭卦雙聲袿也字以吾鄉方言叶之同卦則於卦旁加彖作袿正合即於圭旁加彖亦合何者圭卦雙聲也雙聲即聲通也無所用其分辨古俗此如掛掛二字同用無所謂何古何俗也又曲園疑病名瘵字無考以集韻瘵字當之以蘇沙一聲之轉也夫既一聲之轉矣則無論爲蘇爲沙但加疒旁以見義皆可亦無庸拘也總緣解六書者但知求名而不知通義所以愈求深愈穿鑿也

曲園古書疑義舉例有宜用曰字而蒙上省去之例後此解者絕少故亦無效之者惟昌黎間有之行難篇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云云謹案孰能之之上宜有曰字何如之上亦

宜有曰字其省去者古例也亦語氣間自有曰字在不必顯贅也  
字之初不過象形而已唯可象之形無多其口中所能言其意中所欲論者  
舉無能形也然雖無形之可象而尙有聲之可名故有聲之名亦假有形之  
物以表之及其沿用既久則字形亦變而失其初字義亦變而忘其故或有  
後起之義爲常主而先起之義爲奇剩者此亦一大例也如爲字之訓作爲  
此人所共喻也而不知當初作字斷難將作爲之義表象者故特假母猴之  
爲以起義爲字之初亦母猴之象形也以其善動近於能作爲遂假用之後  
字形變字義亦變矣又如已蛇形也而自巳之已已止之已皆不可形也以  
其聲與蛇形之已相近遂假蛇巳之已爲自己之已又爲已止之已久之人  
忘其爲假也又將一字略判其首尾分爲三字分爲三義矣

字形由繁而之簡簡之至則失其故形矣當其變也以漸或於一形數畫者  
畧存其首尾或去其首尾畧存其中間或不數其畫之多少而依稀存其大  
似故分隸已去大小篆遠矣何問鳥蚪之初又其變也或初本異形而終歸  
一形總由易繁爲簡推演削換有不期然而然者新有小說二十年目觀之  
怪現狀一字三念者如漢字之奠或省作又雞字之奚亦省作又觀字之瞿  
亦省作又而彡旁加彙爲漢加奚爲溪加瞿爲瞿竊意數字皆諧聲字也而  
其聲母字皆可省文作又是數字可混一字矣凡此皆莫之爲而爲者是亦  
可以見天演之一妙矣故說文不可執一而穿鑿也

又如月明之月作月月肉之月本作丹亦多作月舟字之省亦多作月蓋由  
繁至簡但求其簡變化無多遂有萬殊歸一之途此亦字之天演也由今溯

古多有難測其初者而說文家穿鑿說之亦見其不通而已

雙聲疊韻與重字同皆形容詞凡形容詞但係聲不拘屬定某字也蓋此等詞皆兩字合爲一義與尋常一字確有一字之義者不同也故可以聲同聲同相假借也故蕭瑟亦作蕭索寂寥亦作蕭條非雙聲則疊韻若重字則亦不拘定屬何字史記平原君傳毛遂云公等所謂碌碌後漢書馬援傳與楊廣書今更共陸陸碌碌與陸陸聲同則義同也東都賦俎豆莘莘王荊公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詵詵諸孫莘莘與詵詵聲同則義同也此亦一公例不枚舉也

形容詞亦有不用雙聲疊韻及重字者則用然○若○乎如此等則仍以本字之夙解爲主如煥然煥者光明也燦然燦者光明也燦

然者仍光明也他可類推若雙聲疊韻及重字之形容詞則合兩字爲一義而變其常解如蕭索常解蕭艾屬也索求也今蕭索合作落寞之義不作艾屬亦不作求義也蕭條亦如之常解蕭艾屬也條枝條也或條理也今蕭條合作落寞之義不作艾屬亦不作條枝條理陸常解旱道也今陸陸合作俗狀之義不作旱道之解此用字之妙有此例而字義乃變化無窮矣

自高郵王氏發明同聲假借之例厥功偉矣而未標明雙聲疊韻本同聲亦即在假借之例遂有但以方言疑非同聲而同義者不知其乃爲同聲之轉耳仍同聲也如余予均作我解也以吾鄉方言讀之余予同聲可以假借吾與余予以吾鄉方言讀之似非同聲而何以亦作我解不知吾與余予原係雙聲吾邱壽王亦作虞邱壽王

虞與余予同聲

於與余予同聲詩於戲於穆亦作吾音至吾與我

同義我音吾卍合音我之發聲本於吾之字母故吾鄉方言但知以我字解吾字而不知我之聲發於吾字也又如不亦說乎亦作也字解亦雙聲假借也音亦額合音又如足作脚字解此亦雙聲假借孟子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歌詞清纓二字一韻濁足二字一韻以吾鄉方言讀之不合不知將足念作脚音則自合濁音朱卍合脚音朱惡合同一朱音發聲同母卍一韻也卍本一聲也又斯此茲是同義也皆同聲也以吾鄉方言讀之雖非同聲亦疊韻也又如無勿毋亡沒莫末靡蔑末等字同義也或疊韻或雙聲或同聲以吾鄉方言讀之無勿毋同聲也亡與無勿毋雙聲也亡音無昂合勿毋同聲沒無疊韻莫末與沒雙聲也莫音沒惡合

莫末同聲

蔑靡與末沒雙聲也

皆唇音

蓋在古只取聲同故同其義後則方言遞變

雖知其同聲鮮有知其本同聲者矣

又如斯此之是茲皆作這字解這即者之假借斯此之是茲亦非同聲即疊韻斯此是茲同義之字每作語詞然如詩云之子于歸之子即此子也者與之係雙聲者音之藹合故亦可假借又如日說亦疊韻即同聲也論語不亦說乎說作悅義讀作日音知悅說之同聲即知日說之同聲知同聲即知而同義矣

小學近儒講之精矣惜其書浩如烟海已於各學派外自闢一種不得只以小學名之也六書自周官至許書著其名而說文分疏六項已不分明轉注一事言人人殊以教小學不其難乎唯日本人作支那通史所論中國文字其於六書解說雖數語寥寥却易分明實則六書之別數語即可了之象形

指事皆獨體字象形之畫多指事之畫少會意諧聲皆二字或二字以上合併而成  
會意兩形諧聲一形一聲轉注者一字而數義假借者一義而數字轉注由  
會意化出觸類引伸假借者由諧聲化出皆取同聲縱非同聲亦必一聲之  
轉其初皆同聲也

字之進化階級始以形繼以聲久以義今日蓋以義爲定其形不得而尋其  
聲不得而拘也但義之所存仍於形聲寓之形不必溯其朔尙可知其凡聲  
不必求其分尙可識其統

有本初一字而後分爲數字者久且各分其義矣如己字蛇之象形也而假  
借爲人已之己又假借爲已止之己人遂不知其初本一字者又如非飛二  
字亦兩義也實則非之初亦假借飛字之聲爲用凡虛字率由假借爲用非  
者人意中之審判無可形之象也而有聲可讀與鳥之飛同音則假借鳥飛  
之飛以爲是非之非非者象鳥翼之兩張也今草書是非非字與鳥飛之飛  
字大段相似是尙可尋其朔也

凡語詞之字多以假借爲本沿用既久不知其爲假借而遂成爲語詞之定  
解矣如之之始爲草出土上生今人但知其爲之乎者也焉哉之語詞無復  
用爲草出土上生之義矣如用之人必以爲誤矣又如鳥之初但作鳥鴉之  
義因烏鴉之色烏而有黑色之義是轉注之例也至用爲烏得云云則爲何  
字之義是假借也假借者必同聲烏與惡同聲均有何字之解烏惡與何皆  
係一聲之轉即必有讀若同聲之處今南人讀河南湖南二省河湖不分河  
者何音湖者烏音可以徵何烏同惡不分之聲即可知何烏同惡假借爲用之義

矣又如烏惡同聲而大學如惡惡臭上惡字與烏聲同下惡字與何聲近

聲近

即同如吾禹方言三山聲近而審邑遂三山不分吾禹希西聲近而御輝遂希西不分矣

聲音之變豎盡萬年與橫絕萬里一也古今音之不同與南北音之不同自然之勢也則求古音於古書何如徵之於方言凡古音雖變不過口齒之間畧有斂侈耳非絕然古今不相涉也故一字之音古讀如是今讀如彼可於方言求之亦必有北讀如是南讀如彼者古音之變變於方言即古音之存亦存於方言其古今之變也不外雙聲疊韻耳雙聲疊韻之始皆同聲也如石舌今爲異音其異以雙聲而吾鄉方言讀書中之石迴與舌異音而念卍名之石尙有與舌同音者禹有乾滿石卍俗音爲乾滿石方法今爲異音其異亦以雙聲而吾鄉方言讀書中之方迴與法異音而念卍名之方尙有與法同音者禹有方岡鎮俗音法岡鎮

遺日錄 卷四

三〇 一河南商務印刷所承印

又以此徵方法二字之同義原以方法同聲假借也几疾兩音相近其相近以疊韻而吾禹方言几疾分音至衛輝方言則几疾直同音居足兩音相近其相近亦以疊韻而吾禹方言居足分音至衛輝方言則居足又直同音矣以上徵雙聲疊韻之本爲同聲即可悟假借之例並可悟古音雖變尙存於方言不究方言而但泥古書未爲通解也

凡今日虛字大率皆實字之假借也假借之久乃爲虛字之定義而忘其朔矣所謂久假不歸惡知非有也前論已爲蛇之象形而分爲蛇自己已止之三字今按以字亦從己字變來以從目變即原從己變也此本一字而後分數字者又有本數字而後合一字者如羽舟肉皆變作月又如火變作心亦變作…此例甚多至如魚本象形字其尾如火今亦變爲…無本叢木其

下爲林今亦變爲此此亦由繁之簡之天演所趨於自然者也此例亦不可不知也不然但執今同而昧古異亦大誤也

又如戰字左上两口古形篆書乃卯也

蘇子由曰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此言可謂道破心情余向於小學一道謬負以爲盡窺閭奧妄欲作書訓世迄今書亦未成而意已倦竊意吾書雖成亦非數語可了既非數語可了則人卽未能盡喻也總之讀書一道勿忘勿助必謂新出一法而使人盡通曉者非夸則昧也念及此不覺索然如馬氏文通可謂於文字用法發洩殆盡而至今於芸芸學僮絕無一效則吾書之出料亦自享敝帚耳



